

美丽的地方

□重庆 元末

最近,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区,单位要求所有人“下沉”到菜市场工作,确保脏乱差的市场在检查到来前可以干净、整洁、焕然一新。于是,坐惯办公室的我们倾巢出动,每人认领一个菜市场,每天朝九晚六蹲点办公。

“菜场是个美丽的地方。”记得一篇小说里,作者因为蔬菜水果奇异迷人的配色和浑然天成的光泽,对菜市场做出了如此赞许。但我到达菜市场的第一天,现实便狠狠砸碎了这个美妙图景:湿漉漉的地面东一堆西一地全是菜叶,买菜的和卖菜的还不停地一边挑选一边择掉不要的部分往地上扔;过道里到处可见乱放乱堆的手推车、箱子、箩筐、麻袋;没有加盖的垃圾桶边缘盘旋着“嗡嗡”的苍蝇;装载水产的摩托车在道路并不通畅的市场内左冲右突,一路释放尾气也一路排放污水……

于是,我认真地履行职责,要让菜场“美丽”起来:“大姐,麻烦你把麻袋挪到旁边,不能阻挡通道”;“阿姨,菜叶不要乱扔啊”;“没有人买卤菜的时候纱窗要关起来的,请你把口罩戴上,还有那个灭蝇灯要一直开着,不能关的”;“师傅,剁完肉案板上这些碎渣骨头要清一清,太招苍蝇了”……

这些苦口婆心的劝导引来的几乎都是冷眼与嘲笑,就算市场的管理方也对我的要求不屑一顾。

一星期下来,我也慢慢放弃了要将菜市场变得“美丽”的想法。每天仍然按时打卡上班,但巡查已经沦为漫不经心的形式,当我不再与菜市场的外部环境较真时,就很快速地走近了这些陌生商贩的生活。

入口处卖面点的大婶告诉我,早上4点就要起来和面、揉面、发面。馒头、花卷、包子、葱油饼,他们做的各式面点附近的人都爱吃,以前她每天下午5点左右都会推着小车到街上去卖,“几百个馒头不要半小时就卖光了”,话语间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。大婶说,再过段时间就该到包粽子卖的时候了,眼里满含着对为时尚早的端午节的期待。

卖豆腐的中年夫妻,每天忙忙碌碌,磨豆子,点豆腐、豆花,少有停下来休息的时间。每到下午4点半左右,就会有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过来写作业。“多读点儿书,以后像你们一样坐办公室就好了,像我们卖豆腐,夏天热得受不了。”当我停下来看男孩写作业时,老板在一旁说道,老板娘则满口“对头”以表赞同。

由三个年轻人合伙开的一家

水果店生意最为火爆,每次经过都会热情地叫我品尝,如果不要便硬塞到手上。其中一个姑娘右边衣袖空空荡荡,肘部以下的小臂全没有了,她坦然地说是小时候被高压线电了便截了肢。两个朋友都是从小认识的同学,带着她一起开了这家水果店,丈夫做中央空调维保,孩子在上幼儿园。听说我还没结婚,她惊讶之余认真地说:“那要抓紧啊!”

我就这样在菜市场里“玩忽职守”混了一个多月,临到检查那天,商贩们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:摩托车自觉停好放在规定的地方,平日通道里堆放的各种杂物全部消失,烂菜叶通通收拾起来统一扔掉,还不忘盖上垃圾桶盖,地上出现果皮果核也自觉扫掉,熟食店的人都穿戴上了规定的白衣白帽口罩,再没人敞开着防蚊蝇的纱窗。

顺利通过检查,我也该回到办公室回到原有的轨道。临走那天,菜市场又回复到先前的模样。但我知道,在这个脏乱的环境里,有一群文化程度不高、言语举止粗野、心里时常盘算着小伎俩的人们,他们艰辛却努力地生活着,认真而执着。是的,菜场本就是个美丽的地方。

老来乐

□南京 徐影

睡得正香,忽被一阵叮呤哐啷的锅碗瓢盆声催醒,我知道家里的老来乐又在做早餐了。

透过薄薄的窗纱,已见东方露白,推开窗户,一道金黄色的阳光探进来,明亮而舒畅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窃喜四季轮回,他总以忙碌的生活为乐,我也以这样的状态为幸福。

早几年,我们与很多退休老人一样,到处旅游,饱览大好河山,充实快乐。每一次旅游行程结束,我们畅谈旅行路上的点点滴滴,接着再筹划下一个目标。

这几年因为疫情,我们在家的

时候多了,追剧的时间多了,谈论的话题也变了。步入古稀之年的他喜欢看历史剧,喜欢听单田芳、田连元老师的评书,他还喜欢边看、边听、边聊,常兴致勃勃地聊剧中故事、人物,我却感到索然无味,偶尔搭讪几句,他说的时间略长我便会走神。有一天,他来了兴趣,聊起评书《白眉大侠》《隋唐演义》,我听得一脸懵。突然一向温和的他,对我吼道:我跟你说话,你就啊,啊,啊,这样敷衍于我?我诧异地抬起头,见他梗着脖子,瞪着牛眼,嘴角向下咧着,就连眉头深处几根稀疏的长寿眉都被挑了起来。

来,忽然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:我们已皱纹爬满脸颊,无需大富大贵,最美的幸福莫过于有人陪伴。

我正准备回怼,静心一想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,我凡是有求于他,他从不敷衍于我,似乎有点理亏,我不再吱声,带开玩笑地说:“好!好!好!以后就按你说的办。”

少年夫妻老来伴,一对吵不散的老鸳鸯和好了,我耐心地听他韶华,他乐此不疲地忙碌着每日的一日三餐。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牵手去看世界,但平静简单的晚年生活,就在身边。

故乡的洋槐花

□射阳 夏元祥

疑是天上飘飞的云,不经意间跌落到人间。

在故乡,在滩涂,房前屋后,乡间小路,单朵或成片,随处可见那凝固的,长在大地上的“云朵”。洁白的洋槐花,一团团、一簇簇盛开在春天的阳光里,绽放在乡土的气息中,颤动在悠长的时光深处。

春临滩涂,背着书包的孩童如快乐的小鸟,穿行在密密匝匝的槐花丛中。次第开放的洋槐花,染白了一棵树,一片片。洋槐花为蝶形花冠,样子别致,上身微黄短小,下身洁白如裙摆。春润开了,那纤弱、柔曼的花朵从衣胞里也慢慢舒展,在苍翠欲滴、郁郁葱葱的枝叶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春光流年,这些春天的使者,宛如浓缩的折扇,又像一串串风铃沙沙摇曳。在属于春天的日子里,守望这美好时光。

倘若一夜春雨,槐花飘飞,满树零落,飞雪般铺满了村野田头、乡间小路。时常怀念跳跃着的孩提时代,

穿越了这白色的长长的地毯,仿佛就是在时光隧道中穿行奔跑。

槐花飘香,引来了蝴蝶、小蜜蜂,这些小精灵们在温暖的阳光里,在洋槐花丛中飞来飞去,翩翩起舞,流连忘返,蜜蜂嗡嗡吮吸着这明媚的春光,吮吸着花的精髓,酿造出甘美的槐花蜜。那丝丝缕缕的香,孕育着泥土的气息,清甜、纯净,她毫不费力地游进你的鼻息,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沉醉,即便远走他乡也能闻到那淡雅的清香,在你的记忆深处环绕,在你的血脉里游动。

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,满树的槐花,浓得拨不开,猴子一样的孩童先恐后的蹿到树上,他们坐在枝桠上,一把一把捋着槐花,将它们装入篮中,塞入嘴里,满嘴的甘甜,清香芬芳,一直甜到心肺,一阵阵欢笑从树上洒落,留在了春风里。

农妇的手是最巧的,经过她们精心地加工,洋槐花便成了餐桌的

美食,没有配菜,用农村土灶清炒,只要把握火候,搁上一丁点荤油,一盆清淡可人的洋槐花不久盛开在农家的餐桌上,如果配上一两片草鸡蛋,那更是下饭的美味,黄白相间、鲜爽可口,至今想起还流口水。

在这个季节里,洋槐花被一筐筐提回家,家家户户的门前晒场,芦苇编织的柴席上,铺满了成片成片的洋槐花,乡邻们翻晒着洋槐花,花朵在他们的手中飞扬,在他们的期待中风干。冬天到了,农人的餐桌上,槐花面疙瘩就成了难得的美味,吃了一碗了,还要眼巴巴望着锅里有没有,这时便有温暖的一勺加到碗里……

望不够的槐花,闻不够的槐花,吃不够的槐花,如今正与我们渐行渐远。

而我,总在梦境,徜徉于故乡的槐花纷纷落落、层层叠叠铺就的回家的路。

祖母的名字

□苏州 王欣

祖母忌日到来前,和堂叔通电话,他问我,要不要回去上坟?这一问,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的心弦。我很想回去,烧些纸钱,借袅袅青烟捎去我无尽思念。然而,琐事搅扰,终未成行。

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那天晚上,我梦到了祖母,她在老屋里忙着缝补被褥,不时捋捋鬓角发丝,还轻声絮叨着什么,我听不清,想问问她,但我发不出声,着急发声时,忽地醒了。睁开双眼,面对漆黑的夜,泪水汪汪。女儿在祖母过世的次年降生的,如今,与我等高了,原来,祖母已经离开很久了……

我六岁时父亲撒手人世,我与祖母相依为命,祖母用最质朴的爱呵护着我。记得有一年春节,祖母原本打算好了:几十只兔子,养了大半年,卖了能给我添件新衣服,除去新年度学费,还能割几斤肉。然而,一夜暴雪,祖母的愿望破灭了,积雪压垮了兔舍,前一日还活蹦乱跳的兔子死伤殆尽。为了喂养那些兔子,祖母起早贪黑,费尽心血。最终靠着祖母没日没夜地纺线,才在我开学前,凑够了学费。只记得我夜半醒来去茅厕,她手中纺车仍嗡嗡作响。

祖母常说,你将来考了大学,俺才能享福呢!这是祖母的夙愿,也是我拼命学习的起点。1997年,

我考取了军校。次年探亲休假,一天,院里晾晒了祖母手织的新被面和床单,堂婶得知这是祖母为我结婚准备的,便开玩笑说:“人家将来娶城里媳妇,谁还稀罕这个,净瞎操心!”祖母笑笑,“稀不稀罕再说,俺得提前准备着,要不,将来俺有个三长两短,他结婚时要用上了,就抓瞎咧……”祖母的嘴真毒。几年后,我办婚事时,这些新被褥用上了,可祖母却没看到。

那时,我已从军校毕业,在野战部队任排长。突然接到加急电报,“祖母病重,速归。”我急忙赶回去,祖母已处于昏迷中。一问才知道,半年前,祖母不慎摔了一跤,自此便病倒在炕上了,她不肯说,也不让乡邻告诉我。“好好干,在部队干得好就是最大的孝”,我悔恨听信了祖母信上的话,悔恨我离家千里不能常回来看看,悔恨我未曾在祖母膝下尽孝。送别祖母,我一路哭天抢地……

多年后,我请家族的长辈帮忙,为祖父祖母立碑。当我在墓碑前叩拜时,看到碑面上祖母的名字,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。之前,我只听过家族里的长辈们喊祖母“凌勤”,我便认为祖母叫“刘凌勤”,甚至我的个人档案有关表格里都是这样填写的。这其实是老家土话的发音,祖母真正的名字叫刘荣辰。

超越

□南京 孙珊

晨光薄薄的,浮着一层厚厚的云雾。校园还在熟睡中。

桂英与伙伴们穿着球服,直奔半睡半醒的绿茵场,开始了魔鬼式足球训练。去年足球联赛第四名的成绩,让桂英心里憋着一口气。

桂英喜欢足球,并无基础的桂英注定了要比队友更努力。桂英伫立在草坪上,不断地起跳、顶球、射球,一次次的失败让她开始焦躁,甚至被自己气哭。汗水开始肆意在桂英脸颊流淌,直涌脖子和背上。

忽的,脚误踢空,桂英与大地来了个正面亲吻,衣服破了,裤子也有一道不小的口子,脸上有几道浅色灰印子,其中一道直划眉梢,在脸颊上拐了个波浪形的小弯直达嘴边,青筋在脚腕旁显露出来,桂英倾尽全力爬起。

桂英一瘸一拐地转身继续训练,用尽浑身最后一点力气,跑完了一圈草坪。她体力开始不支,身体开始不听使唤,四肢开始颤抖,颤颤地走到休息区,瘫倒在地上,开心而又无力地说:“我又努力了一点点。”

伴随着鸟儿的奏鸣曲,周围的一切开始清朗明晰。天亮了,阳光洒落在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草坪,洒落在桂英身上。

桂英就这样奔跑、摔倒、站起,继续奔跑、再摔倒……

班级联赛,桂英带领班级冲进了四强。

“进球!进球!”比赛火热进行中。

桂英伸出脚,迅速地接过队员传来的球,把球缓缓向前方球门地带。对方球员立刻把桂英盯上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奔到桂英面前,直冲足球。正当对方伸出脚想要抢桂英的球时,桂英急速“啪”地一脚把球传给了左侧方的队友。接到球的队友迅猛带球往球门直冲。一旁的对手急了,紧追过来。队友见势不妙,急忙把球往回倒。只听“刷”的一声,球在半空中不断乱飞。桂英用头接下球,挥起右脚,对准球门猛踢一脚,足球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,稳稳地飞向球门。

桂英的心不禁兴奋得快要跳出胸膛!

“老师,我们第三名。”桂英似乎有些沮丧地对我说。

“去年的比赛,我们不是第四名吗?你们已经超越自己了。”

“可是我想要金牌。”

“桂英,真正的金牌是今天超越昨天,超越自己在老师眼里就是你在成长。”

桂英狠狠点头,兴奋起身,与队友庆祝胜利的时刻。

明天,绿茵场上,依然会奔跑着桂英与她的梦想。

青石街

735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